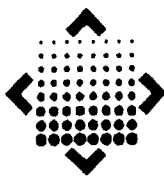


长篇小说

# 谁是我的最爱

雪 娃 著



好看文丛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谁是我的最爱/雪娃著 .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 
2000.10

ISBN 7-5075-1056-5

I. 谁… II. 雪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71890 号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)

传真: (010) 63096781 电话: (010) 66063891

网址: <http://www.hwcb.com>

电子信箱: [huawendu@public.bta.net.cn](mailto:huawendu@public.bta.net.cn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9.25 印张 174 千字

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\*

印数: 0001—3000

定价: 17.00 元

# 自序

“真正的美丽是寂寞的”。

我引用小说的第一句话来作为自序的开头，只是想再一次强调我对美的认知。然而，我在《谁是我的最爱》这部长篇小说里，所展示的却是异样的一种审美意识：美丽是理性的含蓄与寂寞；美丽是非理性的疯狂与放纵。

从作家的作品中，也许能窥探出一个作家的生存状态和经历，但作品中的人物并不等于作家本人。我小说中的人物雪瑶与雪珏，可以说是知识女性中既幸运而又不幸、既相同而又绝然异样的两个平常女子。类似于她们这种生活状态的女子，在北京似乎也有一定的层面。

我的一位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且对文学有独到见地的朋友，看过我的初稿后，笑称我的作品所渲染的是一种“甜蜜的痛苦”。我觉得他的评语很正愆，《谁是我的最爱》里的女主人公，的确是浸泡在甜蜜与痛苦之中，并且，在甜蜜与痛苦之中挣扎。

记得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就读时，一位知青作家来学院与我们座谈时说：“一个好的作家必须有苦难的经历！”。我的经历平淡、心态平常，因此，我从来就没考虑过要做一个好或大的作家。我只是以我之平常心态，写一些自己想写的、自己喜欢的、自己能理解的故事，并且，尽可能地让人物和故事在我的笔下展现得美好一些。

在我看来，一个寂寞的深宅少妇或淑女因一见钟情，而演绎出一幕凄美动人的爱情剧，是一种美丽；而那些以潇洒、开放为名，实则为了金钱、成天出入酒吧、夜总会以姿色获取金钱的所谓“时尚”女子，则是以前卫、时尚包装出来的人渣。我无法理解，也不可能欣赏这类女人的生存状态。因此，我的小说绝对摒弃这类女子的出现。

寂寞的深宅少妇或淑女的情感流放，是一种美丽。而为金钱出卖灵魂与肉体的女人则是丑恶的化身，不管她是以何等的“文化”与“新潮”来美化，但实质则是腐朽的。

我所阐释的关于美丑之观点，并非说明我的小说人物完全排斥情感与性爱，相反，他们在情感流放的过程中，不仅不排斥反而有种火山崩裂般的浪漫与炽烈，且展示出人类生命本源与优美环境相交相融的绝对唯美。性爱的美丽必须是摒弃一切物欲的，是一种纯情感的心与心的融汇与撞击。当然性爱的美丽还必须要营造一种温馨美好的氛围。我的小说主人公雪瑶与赵世雄，就是

在山月朦胧的夜晚，在一种宁静与超然之中完成那刻骨铭心的爱的过程的。

作家的作品，蕴藏着作家的思想与观点，但它绝对不是作家的经历！

雪 娃

2000年9月9日于北京名流梅苑

1

真正的美丽是寂寞的。

大云山这以山峰险峻、云雾缭绕著称的佛教圣地，在秋风的萧瑟里，也变得寂寞起来。秃枝的树、枯黄的草在风中落寞地静默着。宽敞且神秘的大殿里，只有稀稀落落的几炷香在冥冥地燃着。偌大的大云山，好像就那么几个孤单单的香客和游人，他们各怀着心思，烧过香拜过佛后，就寂寞地在秋色里游动。

赵世雄来大云山，不是为膜拜神佛，他是躲到这山里宾馆来做一件雕塑参加澳门回归展览的。为了做这件雕塑，他耽搁了近半个月，扔下一摊商务不过问，仅仅因为要做这件雕塑。作品一出来，人也累得快趴下了。于是，便赖在这空气清新的佛教圣地，想放松一下高度集中的神经。

他慢悠悠地独自走在大山里，山里的雾气很厚，云也飞飞飘飘，有种步入仙境的感觉。

“难怪那些和尚尼姑一个个寿命特长，肯定与这清新的空气不无关联。”

他有些飘飘然地思想着，便晃晃悠悠地朝着有许多

· 谁是我的最爱 ·

恐怖传说的云崖走去。他想去看看那云崖是否有人们传说的那么险峻、那么云缭雾绕，是否有人们传说的那股索人魂魄的阴气。

云崖的确很险峭，让一阵阵淡淡云雾给缭绕着。他感觉不出那股阴气，却隐隐约约地看见悬崖边坐着一个穿白色衣裙的女子。

女子的双脚搭在崖壁上，一副心事忡忡的落寞神态。

白色的衣裙让风鼓动着，一头秀美的黑发也柔柔地在白色里飘动。

一阵阵云雾涌来飘去，女子的影子仙女一般若隐若现。

云雾迷朦了女子的影子，他看不清她的脸，只看得清一种很美丽清雅的轮廓。

于是，他暗暗断定，这女子是美丽的！一种仙气弥漫的美丽！

因为隔得近，他隐隐听见那女子一声恍若隔世的嗟叹。

“唉！”

长长的嗟叹声，让他断定这是一个寂寞的女子。

他看见小女子的双脚，还在崖壁上悬着，悬得他心一阵阵紧缩。她会不会是有想不开的心事，会不会……

他不敢想象。

一想到这小女子是一个寂寞忧伤得想要悄然离开尘世的人，心里就涌动着一种意欲体验古老而美丽的英雄救美女意念与冲动。

· 2 ·

那一定是一位美丽的女子！虽然，这障隔着一层迷迷蒙蒙的云雾，但他依然武断地推测那是一个美若仙灵的女子。

一个美丽的女子，怎能让她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纵身悬崖呢？

赵世雄的心里，涌动着骑士般的热流。

他默无声息地透过若隐若现的云雾，打量着这位云崖边的女子。他看见，那袭白色的衣裙在云雾里轻轻地飘动，长长的秀发像一团黑色的花束在云雾里攒动。他看不清楚她的脸庞，却能感觉到她的浑身上下飘荡着一股仙气，这股仙气吸引着他，像磁石吸引着赵世雄的好奇与视线。

他想象不出，这么一个美丽的女子，怎么会萌生出跳崖的念头。

他固执地认定，那双悬在崖间的双脚，一定在思想跳下去或是走下去。

其实，脚是不会思想的。

赵世雄不禁自我嘲笑自己的用词不当起来。会思想的应该是女孩那只美丽的小脑袋。

那只小脑袋的确是美丽的。

当赵世雄绕过树、越过石、踩过山径走近云崖时，他的推测便得到了证实。

那光洁的额、高挺的鼻和角线上翘的唇，透出一种孤傲与清雅。

透过飘飘拂拂的云雾，他看清了女子那张秀美的脸

· 谁是我的最爱 ·

上弥散着一种无可言说的凄凉与寂寞。她的眼光，愣愣地盯着崖边那丛还有几片绿叶的野栗树，栗树上一串串刺球包裹着乌黑的果实，目光专注、迷茫，而又忧伤孤独。孤独得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影子，飘荡在云崖边。他感觉到，这个影子如果没有人去抓住，便会在瞬息之间坠入云崖香消玉殒。

他想在女孩不知不觉间抓住她，把她从云崖边沿拉回来。于是，他就真的一个猫步蹿上去攥住了女孩的臂膀。

“喂，下边是万丈深渊明白吗？”

女子没有挣扎，而是随赵世雄手的惯力站了起来，差点跌进他的怀抱。

小女子默无声息地站在他的身边，他仔细地打量起这个神秘的女子来。

她的脸是一种很柔美的鹅蛋形，皮肤莹亮光洁而有光彩，这种光彩是一般人少有的那种如瓷如玉般细腻的莹光。这种美丽而吉祥的光彩与那忧伤凄凉的神态有着决然的差异。

她安安静静地看一眼赵世雄。

“你是谁呢？”

一口标准的北京腔。

赵世雄注视着她清澈如水的双眸，有些惊异地问。

“你是从北京来的？”

女子静静地看他一眼，不语。

“我曾经在北京呆过几年。”

赵世雄的眼睛里，流露出一种对北京的眷恋。

“北京离海口很远呢？你一个人来的么？”

女子点点头。

然后，不紧不慢地说：

“如果，你不拉我，我肯定会从这悬崖上跳下去！”

“别开玩笑！”

赵世雄闪了闪那双聪颖而细长的眼睛，脸上浮动着温柔的微笑。

“我才不开玩笑哩！”

声音很清脆圆润，安安静静像是述说在这大山里摘了一朵小花儿一样沉静。

“你为什么要跳崖呢？”

赵世雄的眼睛直视着她。

“如果，有什么为难的事，我可以帮你的。”

“其实，我也不一定要跳崖。如果，你能帮我说通云山庙里的住持，让我削发为尼，我也是可以不跳崖的。”

看她那副认真而单纯的样子，赵世雄一时间真不知道怎样回答她好。他原以为，这女孩在他把她从云崖边拉回来后，会哭诉说自己的不幸，没想到那张上翘的嘴里吐出的话语却是那么平平静静，简直不可思议。

一阵云雾过去，天也渐渐地暗了下来。

赵世雄望一眼天色。

“呃，你住哪儿？我送你去你的住处！住云山宾馆么？”

“想自杀的人住什么宾馆呢！”

· 谁是我的最爱 ·

“你真想自杀呀！听说想自杀的人被救了就不会再想自杀了，你真还想啊？”

赵世雄用一种调侃的口气，跟女孩说。

“走吧，我的小朋友，跟我一起回宾馆，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。”

赵世雄拉住小女子的肩就走，不容分说地。

她想挣脱，可是，那手却很有力地拥住了她的肩。她挣不脱，只好嘟嘟囔囔地说。

“我不要你管。”

“不要我管，也好！你就这么站着吧！我可是先告诉你，这山上一到天黑神呀鬼的都出洞了，还有狼、野猪……”

赵世雄他不信，这小女子会不怕鬼不怕狼。他故意扔下她向前走。

“你害怕了，可别怪我哦！”

她看看四周，天真的暗了下来。她听见一只乌鸦从远处传来一声惨叫，令人恐惧的惨叫。她有些害怕了，于是，战颤颤地冲赵世雄的背影“呃，呃……”了两声。

赵世雄便笑着转悠回来，拉住她的手调侃说：

“哎，这才是听话的好孩子！”

云山宾馆是一幢典雅清静的三层楼别墅式建筑。秋月很明亮地挂在天上，照着这幢小楼。楼下，一辆小巧的银色宝马轿车，静静地停在地坪里，给这典雅的小楼更增了几分别样的韵味。

整幢楼里除了几名又做服务又做厨师的服务小姐，宾客便只有赵世雄和这穿白色衣裙的女孩。

进餐厅吃饭时，宾馆的服务小姐很热情地与赵世雄打招呼。

“呃，你夫人来看你啦！”

赵世雄不置可否地笑笑，转眼对女孩说：

“有什么烦恼，先吃饱了再说。等明天，我领你进城买机票送你回家。”

“我不回家，我就是去浪迹天涯也不回家。”

赵世雄叹口气，继续说：

“你们这些女孩子啊，是不是读三毛的小说入迷了，想扮演一次流浪女孩？”

她摇摇头。

“你太高看我了。我不是想学三毛，我是一个没有了梦幻的人。”

“你才几岁，就没有梦幻！我 35 岁了还有许多梦幻呢！你有没有 18 岁？”

女孩依然摇头，轻声地说：

“要真才 18 岁就好了，也许，一切还可以从头开始，可是，我已经 29 了。”

赵世雄认真地看了女孩一眼，这张年轻的脸，怎么看也不像是 29 岁的样子。

“好，好！就算你 29 吧，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去服务台给你登记房间。”

“小雨，夏小雨。”

· 谁是我的最爱 ·

小雨看赵世雄一眼，很轻地说：

“她们不是以为我们是夫妻么？”

赵世雄很惊异地盯住小雨。

她依然一种未食人间烟火的样子。也不看赵世雄，轻轻地推开用完餐的碗筷。

“走吧，回房间，我想洗浴。”

小雨回到房间后，那满脸的忧伤便无影无踪了。开了电视，便安安静静地坐在沙发里看起节目来。

赵世雄正奇怪，这女子的情绪为何转换得那么快，小雨却清清脆脆地吐出一句：

“还不帮我放水去，我说过我想洗浴的。”

赵世雄活到 35 岁还是第一次让一个女人指使放洗澡水。他想辩说什么，动了动嘴，却没说出声，也就只好进浴室给调好水温。

小雨进浴室，水哗哗地响着。赵世雄眼盯着电视屏幕，心却不断地走神。

他在想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呢？一脸的清雅，一副未食人间烟火的样子，怎么会那么胆大地与一个陌生男人同处一室呢？难道……

赵世雄情不自禁地摇摇头，也许，这女孩根本就是一个没出过门，与父母吵架后任性跑出来的小女孩，根本不是她自己说的已经有 29 岁，也许……

赵世雄的心里嘀咕着。

小雨却探出头来：

“找件衣服给我吧！”

赵世雄乖乖地找出自己换洗的 T 恤，从门缝里递了进去。

不一会，小雨便穿着那件肥大的红色 T 恤，散着湿漉漉的头发出来了。

出浴的小雨宛如一位美丽的仙子，眼睛晶亮亮的，长长的眼睫上闪着细微的水珠，脸色光亮红润。由于 T 恤过肥，两个小小圆润的肩膀也若隐若现地露在外面。

赵世雄愣愣地望着小雨，他似乎看见一团红色雾气在眼前弥散，那是一种能激发浪漫浮想的红雾。这团美丽的红雾飘飘忽忽地缭绕着，弥漫了整个房间，让他有种置身如梦的感觉。他轻轻地追捉着那团雾气，紧握着那团美丽的红雾，拥吻着那团迷人的红雾。

山月透过透明的玻璃窗给这温馨的小屋撒满清辉，小雨探起身子关掉床头枯黄的壁灯，轻轻地推了推身边光着身子的男人。

“呃，你看，你看窗外的月亮。”

赵世雄慵懶地转了一下身子，睡意朦胧地抱住小雨，转身又睡着了。

小雨半依半躺地靠在床头，低头俯视着身边这位睡意正浓的男人。她仔细地端详着这张英俊却充满男人韵味的脸，心里涌动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温柔。

他睡得好安稳！

月光淡淡地照着他的脸庞，照着他那棱角分明的唇。她看见那两片极可爱的嘴唇在轻轻地翕，翕得极为动人

· 谁是我的最爱 ·

诱人。小雨忍不住用纤柔的小手去轻抚，迷人的双唇逗引着她，让她忍不住俯下头去亲去吻。

“世上真有这么美好的男人！”

她自言自语、极为孩子气地将自己细腻的脸蛋贴在他的面颊上。

赵世雄出其不意地翻过身来，把小雨紧紧地压在身下，用手刮着小雨的小鼻子，用气声说：

“你这么神神秘秘，到底是妖怪还是仙女？”

赵世雄的心里有一股激流在涌动，他从没见过这么迷人的女子。他似乎忘了，他与这个小女子还是初次邂逅，但他好像认识她已有了一百年。

月光下，小雨的神情清丽、纯静有如那一缕涌入窗来的月光。

赵世雄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一个白天还满脸忧伤想要跳崖自杀的女子，怎么会有这样的神情。

当他一想到云崖旁的情景，他心里便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。他记不清楚，自己怎么会这么糊里糊涂地与这个素不相识的女子发展到这种关系。是不是有点乘人之危的意味呢？会不会是更加深一层对她的伤害呢？

他紧拥着女孩的手松了，一手撑住床垫，俯视着女孩，认认真真地问她。

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小雨有些恐惧地望着他。

“我，我不是坏女人，真的不是！”

赵世雄见她一副受惊的羚羊似地睁着那双美丽的大

眼睛，便又轻轻地拥住了她。

“我知道你是好人，可你为什么想要自杀呢？”

小雨轻轻地嗟叹一声。

“我很寂寞，活得很不真实。”

“告诉我，像你这么美丽的女子怎么会寂寞？追你的人最起码有一打之多！”

小雨摇摇头，又是一声长长的嗟叹。

“我说了你也不懂的。”

“有这么深奥么？你怎么就肯定我不懂呢！”

小雨依然摇头。

“谁也不会懂我！不会有人懂我的心。”

声音突然变得苍凉，与她这如花似玉的脸极不相称。

“那么，你能告诉我你家住哪里么？你看，我们都奇迹般地发展到这种地步了，说给我听，也许，我能为你做点什么。”

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在赵世雄的心里升腾，这种责任感源于何方，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不是因为他经历的女人太少，而是因为在他所经历的女人中，没有一个具有她这种韵致的。那么安详宁静、那么恬淡轻柔，轻柔宁静得似乎失了人气，倒有些像仙、像一团雾或一滴露珠。

小雨沉默地望着赵世雄，眼光茫然空洞。她悲悲地说：

“也许，我不该这样的。”

赵世雄爱怜地吻了吻她的额。

“告诉我，你的家在哪儿？我会对你负责的。”

· 谁是我的最爱 ·

小雨伸手捂住赵世雄的嘴，很无奈地叹息。

“我不要你负什么责任，真的不用！”

小雨说着，不由自主地抱住了赵世雄的颈，赵世雄则轻轻地拥住她，吹着气说。

“其实，你挺可爱的！”

小雨在他温情的拥吻中哭了，明亮的双眸突然泪如泉涌。

“别哭，告诉我，是失恋了吗？是你深恋着的人离你而去了吗？”

在赵世雄看来，像她这么年轻的女孩子，除了失恋还有什么痛苦能让她独自一人跑到悬崖边去呢？

小雨仍在默不吱声，一任泪水不停地流淌。

月亮在窗外默默地注视着他们，在这个凉爽的夜里，他们相拥而眠，像一对深恋的情人。

可是，赵世雄在月亮下去天刚发白的时候醒来，屋内却已空空荡荡，昨夜与他相拥而眠的女子奇迹般地不见了。

他以为她是出去散步去了，或是，又想不开，心里难受去了云崖。一想到云崖，他便浑身直冒冷汗。

他急匆匆地跑到云崖边，云崖边没有小雨。于是，他满山满寺庙去找，仍然不见小雨。他懊悔自己不该睡得那么死，悔恨自己没有看住小雨。他在大云上上卷着手筒，疯狂地呼喊：

“小雨！小雨！”

没有小雨的回音，只有云雾在飘，只有晨鸟在鸣啼。

· 12 ·